

## 群众集会向右派分子進行說理斗争

### 劉寶智重彈老調假檢討

昨晚在西飯厅举行了批判刘宝智的大会，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在会上，大家对刘宝智的右派言行繼續进行了說理斗争。

在王殿厚等同志的发言中指出：刘宝智根本不是誠心誠意地帮党整风，而是别有企图的。他捏造事实，收集一些个别、片面的事情加以夸大，而达到醜化党，向党进攻的目的。同时，他打击积极分子，攻击人事保密制度，歪曲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这些，不是右派言行是什么？

会上还揭发了刘宝智煽动群众的事实。吕桂彤說，刘抓住了群众的一些情緒来进行煽动，如对机械系同学說，鞍鋼只需要30个毕业生，弄得学生人心惶惶，以至到国务院去請愿，他在这当中起了点火作用。其实刘宝智对鞍鋼有几个厂都还不清楚，而他捏造了只需30人的謊話，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嗎？

刘宝智在群众的要求下作了檢查，但他重彈了前几次檢討的老調，迴避實質問題，避重就輕地企图蒙混过关。他把他的錯誤歸結于旧眼光看新事物；犯有小资产阶级的毛病，心胸狭窄，爱怀疑，爱用諷刺語等。

群众对刘宝智的这种檢討表示极大不滿，递了几十張条子，对刘宝智提出質問。同时在发言中对刘的檢討也一一作了批駁，揭穿了他假檢討时所挖的假根，他的假檢討在群众的追击下已經站不住脚了。

楊世經同志在发言中分析說：刘宝智檢討的第一点是用旧眼光看新事物。所謂用旧眼光看新事物一般說来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但并不一定是反党思想。而刘宝智对党是那样反感和痛恨，显然，他用这一条是解釋不通的。刘宝智檢討的另一点是自己犯有小资产阶级的毛病。楊世經同志指出，刘宝智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天真的孩子，可惜还是掩盖不住馬脚。刘宝智对党的攻击和污蔑，是受着阶级仇恨所支配着的，这种感情和仇恨的出发点，才是刘宝智真正的錯誤思想的根源。

在光天化日之下，刘宝智死死撑着抵擋阳光的紙傘，已經被群众击破了。人們不再希望看見刘宝智再撑起另一把傘，这种狡賴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刘宝智必須作彻底的根本性的檢查，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否則的話，只会自絕于人民。

## 對誰有利？

### ——駁刘寶智关于公开人事档案的錯誤主張

李崧

刘宝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发表了一系列反党、歪曲事实、破坏团结、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論。反对人事保密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刘宝智說：“国内阶级敌人，已基本上肃清。有，也不过是极少数。今天大家相处，应是一家人，有什么話不能講，还有什么密可保？”因此，他反对人事保密制度，主張档案公开。否則就“使得每个人提心吊胆，兢兢业业、工作上束手束脚，行动上惶惶不安。”成为“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的“最大的阻力”。

总的一句话，刘宝智以責問和威脅的口吻要求国家放棄人事保密制度，使档案公开。

对刘宝智的上述“理由”和要求有必要进行一些分析，由此來說明这种言論的本質和危害性。

刘宝智說：“国内阶级敌人，已經基本上肃清。有，也不过是极少数”。这一点是事实，我們是同意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人民内部是不是象刘宝智所說的：什么話都能講，人事机密也不用保。我們的看法恰和刘宝智相反。首先，我們不能同意人民内部什么話都能講的說法。因为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同时並存，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的今天，观察人民内部問題，仍不能离开阶级立場，坚持无产阶级立場是看問題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今天在人民内部，无论是领导或群众都不能是什么話都可以講。講話还是有界限的，有分寸的。凡是違背法律，違反社会主义原則，对敌人有利的話就不能講。作为群众有遵守法律，保守机密的义务，对于领导更應該如此。所以，能不能講的問題，實質上是要不要立場問題。刘宝智要什么話都講，首先是不立立場的一种表現；同时也是絕對民主化傾向的外形。

同样，我們也反对刘宝智不需要人事保密的主張。我們知道，保密制度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保密制度，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保密制度，每类保密制度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何时见过美帝国主义肯把保密的东西公諸于世？今天保密之所以必要，应从二方面分析，从国际关系來說，帝国主义还虎視眈眈地窺視我們国家，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来刺探、收集情报；从国内來講，台湾还没有解放，还有残余反革命分子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保密工作的任何放松和疏忽，都会是为敌人和坏分子的进攻开辟方便之門。虽然，刘宝智也認为軍事建設資料保密。但有必要对

人事保密（刘宝智主要指档案保密）却根本否定。是不是人事保密过时了呢？完全沒有。这种必要性，同样可从上面的說明得到解釋。請想想，如果档案公开，能保証反革命不利用它来拉攏人、打击人，作为发展反革命对象、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線索？能保証右派分子、落后分子不利用它来造謠中伤，吹毛求疵嗎？請問刘宝智，你这种主張，到底对誰有利？

刘宝智为了替自己的主意辯护，找了一些“理由”現在我們到要看看这些“理由”能否成立。

刘宝智的第一条“理由”是：人事保密“使得每个人提心吊胆，兢兢业业，工作上束手束脚，行动上惶惶不安。”目前存在这种心理的人，是不是有？有的。但极个别，完全不象刘宝智所說的“每个人”。不能以个别推論为一般。这种人为什么会对他的人事材料那么胆战心惊，惶惶不安？历史很清楚、对組織信任的同志会不会？不会。这种心理是无法和他的思想觉悟水平联系起来。只有历史上有问题或对組織不信任的人才为他的人事材料担忧，既恐怕别人为自己檢举了什么，又恐怕組織調查到了什么，提心吊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种心情也是多余，因为我們今天的人事工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事工作根本上完全兩样。我們人事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培养、使用人材和管理干部，調动人事方面的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对敌斗争的一个环节，为人民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服务。无论前者或后者，目的总的是一个：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别无其他用心。我們人事工作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对自己历史最清楚的是自己，人事材料总不会离开他的历史事实。有人把人事工作說成是組織上抓“小辮子”、加油添醋的勾当，这真是对組織和人事工作的极大歪曲和污蔑。所以結論是：这种人的胆战心惊的心情是錯誤的，为此而要求档案公开更是錯誤，而刘宝智代表他們來說話更是錯上加錯。

第二条“理由”是：人事保密制度已成为“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的最大阻力。看来事情很严重，非得把人事公开不可。其实是假話。因为人民为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出之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出之于生活的理想。这和人事保密制度並無矛盾。因为兩者的

(下轉第二版)

## 中共鋼院整風 辦公室通告

一、关于于树德推打姚妻問題，法院已在七月五日判決。根据法院宣佈（原文待发）：于树德同志污辱少数民族、推打少数民族妇女，系一違法行为；但經過学校处理，于树德同志已做檢討，並向姚妻道歉、賠償医药費損失，即免于刑事处分。

二、徐昭霖涂改單据貪污公款問題。檢察院通知稱：关于徐昭霖貪污事件，同意你院原来处理。檢察院不再予以起訴。

三、福利補助費問題，王長恩同志退回80元，倪治順同志退回50元。 七月十一日

## 感謝黨對 我的批評和處分

于樹德

### 我的錯誤

做为一个受党多年培养和教育的我感到十二分的慚愧，由于我作风粗暴、修养极差，以致犯了侮辱和推打回族妇女的錯誤，給党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这是十分严重的。

事件发生以后，起初我总強調是互相动怒推打的情况，不愿承認錯誤。但經過組織上一再批評教育，使我初步認識到了錯誤實質；感到組織上所提出的“檢討不深刻”，“推就是打”，“要严格要求自己，她是少数民族妇女，不能怪她”等等批評都是正确的。特別在整风运动中組織決定我停职反省，这些更有力的教育了我，应深刻的进行思想檢查。現在我的确感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处理周圍所發生的問題。可是我竟粗暴的动怒辱罵姚妻，甚至在她来抓我时也沒有抱着应有的忍耐，好心劝告，以致推打了她，造成了姚家的不安，損失了党的威信，这当然是党紀所不容的。

### 我接受党給我的處分

組織上給我以党内警告处分是应得的，我接受党給我的这个处分。我在今后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粗暴作风，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关心群众的疾苦，保証今后不犯或少犯錯誤。組織上決定讓我給姚家道歉，賠償医药損失，这也是完全應該的。我出于真心实愿亲自到姚海荣同志家和姚妻娘家賠罪道歉，並且甘心情愿賠償損失30元，以表示我悔过的愿望。現在想来，我实在对不起姚海荣同志及他的家属。我再一次公开的向姚海荣同志及其全家道歉。

### 供大家探討的問題

我的錯誤經過了整风运动前后兩次处理，整风运动前的行政处理是姚海荣同志出于自己的心愿，我感謝他原諒了我。整风后的法律处理也結束了，我进一步認識到我們党和政府这种实事求是的办事精神。虽然没有判我刑，但我自認是有罪过的。可是不能不提到这件事的内幕，就是陈先保、赵德本、王桂兴和韓宜璜等同志始終是积极参与了这个事件的活动，他們之間互相来往，奔走呼号，好象要为姚海荣申冤。他們之中有人訪問过我，但絲毫也未能客觀的进行分析，只是偏听偏信一面之詞，我感到他們这种做法，不但对我沒有帮助，就是对姚海荣也造成了极大的苦惱。究竟他們的用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以互相帮助的立場进行探討。

我还記得，在第一次开庭时，回来的路上陈先保、藍玉文等同志都劝我承認打了姚妻，說什么“打就打，你就承認吧，没有什么。”第二天上午有魏承永同志到我家，依然劝我說：打就承認吧，陈先生、王桂兴、藍玉文他們准备讓姚抽回上訴……又說：藍玉文和你本人到没有什么，就是对党和行政出一口气……所有这些话究竟是劝告，还是别有用意？究竟出于何人之口，何人之心？我都无从了解，所以也提出来，希望大家探討。



# 劉寶智為什麼要挑撥離間煽動群眾

宋 勇

## 挑撥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

劉寶智說：“我黨領導下，民主黨派無一席之地，發揮不了作用，也說明黨和學院對於號召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思想上還有抵觸，還沒有好好的貫徹。”我黨的黨和民主黨派真象劉寶智所談的那樣嗎？不是的，我們黨對民主黨派是很重視的。民主黨派的成員在我院教學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可通過每年的教學任務看出來的。民主黨派是始終堅固團結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那麼劉寶智為什麼要挑撥這樣一個關係呢？

## 挑撥黨與教師之間的關係

劉寶智說：“教師們同有此感，參加鋼院工作，如同掉在冰窖里‘毫無溫暖’，理由是什麼呢？要求進步的同志，主動找支書談問題，不是不耐煩，就是聽着，酣然大睡，使靠攏黨的同志那能不傷感。”是的，我們不否認個別的支書是存在缺點的，但劉寶智不能把它誇大為教師們都同有此感。實際上黨對教師的政治問題是關心的，而且教師入黨還是個很大的數字。這一點我不知劉寶智是如何解釋的。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挑撥教師對黨疏遠，不去接近黨，使黨孤立的用意何在？

## 劉寶智煽動群眾

他向工友說：“學校的行政人員，科長工資太高啦，而你們工人的工資實在太低。”劉寶智說這句話，不是為了關心我們工人的生活，而是促使工人對黨對領導不滿。接着，劉寶智又向工會建議“召開五五年以前在校的工人大會，但不希望黨委參加”，我們不禁要問劉寶智你用意何在？為了什麼要召開這樣大型的會議？為何不希望黨委參加呢？

在整風中，劉寶智是搞人事採用檢查工作的，為什麼你要檢查工資呢？當人事處不給你工資材料時，你又向財務科要全院教職工從53年到目前工資的變動情況。並要詳細的工資表。請問劉寶智，你這不是有意乘當時群眾對工資有意見的時候，抓住群眾心情進行煽動，企圖使黨處於孤立嗎？

更嚴重的是劉寶智煽動師生員工用暴風驟雨的方式向黨進攻。可能同志們認為這一帽子太大了，我們可看看事實：整風運動中，黨委對貫徹邊整邊改的精神和決心是很大的。遺憾的是劉寶智却把此歪曲為：“黨委還是躲躲閃閃。報道歪曲失實，用搪塞敷衍的手法。企圖蒙混過關，給群眾的印象是病入膏肓，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是不能收到除病的實效。”我們真不理解劉寶智為何認為用和風細雨的方法整風已不能收到效果。那麼你用什麼辦法呢？要搞一大民主嗎？還是要搞什麼其他的呢？

## 劉寶智的辛勤勞動是為了什麼

劉寶智訪問過很多的地點，我想舉一個地點的對話。劉寶智到托兒所，訪問過某同志，他說：你經常看院刊吧！某說：“經常看”。劉寶智說：“你看過劉景芳的兩篇發言吧，他的發言很好，應該很好的看看，劉景芳這個人很能干而且有才，他對辦學校是有經驗的，他過去曾任輔仁大學教務長”。同志們听听吧！這是什麼聲音，誰在讚美劉景芳呀！我們經過幾次的會議都知道劉景芳的右派言論，向黨進攻是惡毒的。為什麼劉寶智對他如此讚美呢？噢！我今天明白啦，原來你們是一唱一合，是同路戰線的人哪！

## 劉寶智的最後目的是什麼

我們看看劉寶智的目的，我說和劉景芳是一致的，不過劉寶智在提法上隱蔽了一點。現摘劉寶智的幾段話如下：劉寶智說：“黨在高等學校領導是必要的，但我院的黨委領導是不夠堅強”，為什麼單獨我院的黨委領導有問題呢？劉寶智又說：“靠所謂的積極分子，斷章取義的汇报，能办好學校嗎？靠机关式的作风，发号施令，用搞运动的方式，能办好学校嗎？單凭几个自封的革命功臣是达不到目的的”。是的，按劉寶智的邏輯，這些人是不能办好學校的，那麼你對全體黨委的印象如何呢？你說：全體黨委同志沒有擔任教學的，也沒有進行科學研究的，我不懂黨委會議如何決定學院的大政方針。劉寶智又說：“我黨病入膏肓，把新生的鋼院搞的一團糟。我們可看看黨委會議，不能決定學院大

政方針嗎？真的把鋼院搞得一團糟嗎？不是的，我們都知道，鋼院過去是平地，現在有很多的樓房，有師生員工五千餘人，每年向國家輸出很多的大學生。我們每年的總結都談到成績是主要的，缺點也有，是個別的。劉寶智你能認為這是不真實嗎？那麼你認為黨領導鋼院有問題，都是來過官廳的，無法領導那誰是主要的力量呢？這點劉寶智說：辦學校是細緻的長期的，具體踏實的工作，對象是青年，青年的成長是靠前一輩的帶路人，品質的好壞，也取決於教師平時的薰染，學校應有學術氣氛，教師是主要的靠山”，听听他把黨放在什麼地位呀！你的最後目的不外是使黨退出學校。

## 不能這樣歪曲事實

鳴 意

看了劉寶智在教授座談會及教研組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及對“中共鋼院整風辦公室六月一日公告的意見”後，我認為劉寶智對有些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歪曲事實的。

## 也是下的猛藥

劉寶智對六月一日高院長的報告，表示不能滿意，說高院長的報告“給群眾明顯的印象是病入膏肓，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不能收到除病的實效”。言下之意，非狂風暴雨，七級颶風不能解決問題。我倒奇怪，和風細雨的批評和建議，適用於處理一切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黨幾十年來的經驗總結，為什麼在劉寶智眼裡的鋼院領導，就不適用這個辦法呢？是否劉寶智也象劉景芳一樣的主張，要來一付猛藥，把鋼院黨的領導請出鋼院去！

## 捕風捉影歪曲事實

1、在59期及62期院刊上劉寶智的發言說：“據說五月五日魏張兩位院長，各帶愛人和小孩分乘兩輛汽車進城溜了一趟”“但我相信決不是中央機關召開家屬聯歡會”，言下之意，是兩位院長乘公家汽車進城閑逛去了，是享受特權，因而感慨的說“老干部建國有功，在物質享受方面，黨和學院對這些人另眼看待，形成特權階層，一般人不得與他們相比”其實劉城愛的推想完全是錯誤的，五月五日兩位院長帶愛人小孩進城，是去陪專家春遊，是代表鋼院全體師、生、員、工向專家稍盡主人之誼，不是去閑逛，也不是中央機關召開家屬聯歡會。

2、第59期院刊劉寶智說：“校醫室有位大夫，人家稱之為御醫”。有人傳說，上次評薪，人事室起初不準備加他工資，由於總務處收了禮，因而為他說好話，結果增加了工資。”據我們了解，這件事完全是捏造，是對同志的污蔑。希望劉寶智把傳說的人講出來，以弄清事實，平息謠言。

3、為揭發浪費，厲行節約，我院曾成立節約委員會，各處系室設分會，組織揭發積壓浪費現象，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工作，辦公室分設各組，人事、財務經費、生活福利四個檢查組，各組任務是了解各分會揭發的積壓浪費現象，並進行處理。為便利工作進行，各組長由負責各該組工作的同志擔任。這種組織形式有缺點，還有什麼辦法更好，劉先生可以提，但遺憾的是劉寶智不但沒有提出應該怎麼辦，反說這“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只靠自己揭自己的瘡疤，結果一定不能真正達到揭開瘡疤的目的”。並說，這樣做法“使他大事說少，小事抵賴，或曲為解釋”。我不知道劉寶智是否打聽過有關人員，關於成立檢查組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及時的、了解、處理積壓浪費事件。如果不問皂白，只憑自己主觀想象推斷，則不知劉寶智的居心何在？

4、劉寶智在結束發言前說：“我還要暴露兩個問題。我主觀認為這些做法是抵消‘鳴放’作用，兩個問題中的一個是：某星期三下午，節約辦公室一專職幹部來力學教研組查詢40餘人無戶口……等。訪問對象不是我教研組主任，而是鬼鬼祟祟向二位青年教師察問。這種作法確有令人胆寒之感。這使我懷疑到：是不是要想拉攏組內成員，整一整我，是不是警告青年同志不許亂放，使組內分化，造成不團結。據了解，在揭發積壓浪費期中，力學教研組曾提出一些問題，並要求節約辦公室答復如何處理。辦公室為了更具体的了解情

況，以便向節約委員會提出處理意見，故由秘書秦祖武（群眾）到教研組去打听。但沒有想到却惹得劉寶智這一堆懷疑，引起那樣多的戒心。俗語說心中無冷病，不怕吃西瓜，劉寶智又何必大有“風聲鶴唳”之感呢！

## 是別人侮人，還是自己過份

劉寶智說：“王慕林嚴重的違反了黨的政策，沒有從原則上團結知識分子”。原因是他家小孩砸碎了在教授宿舍旁的磚瓦。事後王對劉說：“你應該教育教育你家小孩”，因而劉感到有傷他的自尊心，便寫信給院長、黨委、工會；要求組織檢查組對這一事件進行處理。事後，其小孩在宿舍牆上到處寫“王慕林王八蛋”的謾罵語句，其實公家的磚瓦是不應該損壞的，別人提意見是對的。劉寶智在看到別人損壞公物時，不也認為不對嗎？對自己的小孩為什麼就不能以事論事，實事求是的看問題，反而惱怒別人不該提呢？同時你的小孩到處寫辱罵王慕林同志的字句，你曾經想到這也是傷害別人的自尊心嗎？作事應當“將心比己”。最後劉寶智還說：“我在高等學校作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今天有人要教育我，要教育教育我家小孩”。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恰當的。教授的孩子，不是天生就知道一切，我想受教育是應該的。不然劉寶智為什麼要送你的小孩上學校呢？希望劉寶智不要把自己的自尊心看得過份了。

(上接第一版)

目的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說人事保密阻礙了積極性，那只能是阻礙了右派分子，與黨離心離德的人的積極性，但這錯處不在於人事保密，而在於他們自己。

“理由”的第三點，說什麼每個人的“優點不敢自封，缺點無法知曉。”因此只有公開檔案，好“借他山之石，可以改錯。”每個人對於自己的認識往往只有片面性，但這並不排斥對自己優、缺點認識的可能性，否則自我批評也就不必要了。這種自我認識的缺陷，通過什麼辦法來補救呢？一方面要端正自己的認識方法，另一方面要誠意徵求同志們的意見來揭發缺點，從這個意義，也可說“借他山之石，可以改錯。”但劉寶智所指的“他山之石”，其根本目的，並不在於要取得同志們的批評意見，不是誠心為了改進自己的缺點，（何況，檔案中所記錄的缺點，正是你自己寫的，同志們給你提過的缺點，不會無中生有亂造一套）。而是要翻檔案的底子，以“改錯”之名來探檔案之秘。真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想知道組織上對自己的了解，唯一的辦法是靠攏組織，對組織忠誠老實，根本問題不在於組織了解不了解你，而在於你了解不了解組織，是否信任組織。要想使組織信任自己，就應該信任組織。

劉寶智還要將檔案公開，說成是“在團結批評基礎上，達到新的更緊密的團結”。這正是對“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濫用。按照劉寶智的意思就應該把公式改為：“團結——公開檔案——團結”。真是可笑之至！首先公開檔案並不是為了團結，而是破壞黨群、領導和被領導的團結，當然也不能想象可以達到什麼“更緊密的團結”。

根據上面所分析的，我們對劉寶智的言論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1、劉寶智的公開人事機密（主要指檔案）的主張及其“理由”完全錯誤，我們堅決反對。劉寶智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劉寶智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向國家的人事保密制度進攻。

2、這種言論只是對敵人有利，無利於社會主義。

3、劉寶智這種言論實際攪亂群眾的視線，煽動群眾對學校和黨不滿，加深黨群之間的矛盾。

在我們學校里，同情劉寶智主張的人，還不是個別的，他們一度要學校把檔案公開，這些人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也可能是一時糊塗。如果有人至今對於人事保密制度的問題還想不通。我想請這些同志冷靜地想一想兩個問題：一、公開檔案對敵人有利益，對右派分子有利，還是對人民有利？二、公開檔案，是否就能使消極變成積極，落后變為先進，是否就能改善黨群關係？

當然，我們的人事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定的缺點，如分配工作，人事調動等，須待改進，但不能因此而廢除人事保密制度，要檔案公開。善意的批評，我們始終是需要的；但別有用心，於社會主義不利的言論，那怕是花言巧語，我們也堅決反對，並毫不留情的予以反擊！



章守華在7月5日教授、講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一) 打擊右派言行捍衛社会主义事業

正在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以章伯鈞、罗隆基为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認為时机已到，对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

也出现了右派的言論及行動。与此同时，鋼院劉景芳、趙錫霖及入最惡毒的語言对党进行污蔑。

劉景芳打击党的威信，反对党的領導。“封建家、若及趙錫霖等先生把學校說成‘三害辦事處’，‘庭和官僚統治的合一’，‘三黑連’，把學校形容成一團漆黑。

他們都不願意來的地方。拍奉承”打积极分子，把积极分子說成“淺”的人。

劉景芳撥弄群关系，想使黨團青年学生思想上比較單。若及對解骨等学生对他們在学术上的尊敬。

最后他們便拿出最后的法宝提出：“反对党委治校，把學校交給內行人办”。或推銷資本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下的教育制度。

鋼院的右派言論及行動与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行是相互呼应，为出一轍。他們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導，以达到反社会主义及反人民的目的。

應該指出劉景芳及趙錫霖等先生的手法是兩面派的手法，請看他們在对党进行污蔑及謾罵时，却把自己划成“党30年来的朋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我們必須正告劉景芳及趙錫霖等先生，你們必須完全放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場。彻底暴露自己的思想及行動。不然你們將自絕于人民。

今天我們應該感謝党，在这右派分子进攻的狂风暴雨之中，掌握了船舵。揭穿了右派分子的兇惡面貌及其陰謀。

(二) 趙錫霖歪曲事实

趙錫霖先生在5月25日的發言中，与教学及科研有关的几点是歪曲事实的。必須說明真相。

1) 趙先生說：“听话的业务好，科研要啥有啥，不听话的业务都沒啥，科研困难就多。又如部院厂矿有某問題，要鋼院解决，或派教授去开会，明知誰对此問題或某事可能帮助較多，但因不听话，不讓去。”

2) 劉叔仪教授並未請求轉金相教研組，而趙先生却說成不准劉叔仪教授轉。

3) 关于聘請教授事，趙先生說：“好的不来……不对头的，玩不轉的不要。比我們高的，本領大的不請……”

4) 趙先生身為教研組主任，例應領導全組教師的进修及科研工作，而事实上他是不問不聞的。

以上各点，說明趙先生提出如此莫須有的事情，混淆視听，來說明他的所謂“鋼院宗派主义危害之大，难以估計”，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 知識分子应加强思想改造

解放以后，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階級出身或因过去長期受資產階級學校中受教育的緣故，保留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还是相当濃厚。

在7月5日教授、講師座談會上的發言

程述武

今天在座的都是教授先生、講師先生，只有我是助教，而且年齡也最小，我是来旁听学习的，現在我想把今天（7月5日）早晨物化系工会上的发言介紹一下：

从刘景芳兩篇文章一次大会发言可以清楚的看出刘景芳攻击党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組織到个别黨員，同时又污蔑了靠攏党的积极分子，挑撥党与群众的关系，要群众別靠近党。

刘景芳在今天早晨的大会上不認識也不肯承認这种立場，這說明了刘景芳对自己的言行还没有什么認識，对自己反党立場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居然还自称是心向党，但不知怎么向着才好，以致害了党。

右派分子的共同語言

普化教研組 單喻權

从批判刘景芳多次的辯論会后，我知道了事实还是事实，真理还是真理，刘景芳的任何兩面手法都不能逃出真理的事实。

政治上的動机

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有着政治上的野心，想在“整风”的幌子下向工人階級猛烈的进攻，夺取无产階級的領導权。

組織上的手段

儲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說黨員是“便衣警察”，其他右派分子也說團員是特务，积极分子是拍馬屁。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經是差不多了。說什么“三顧茅廬”，“士为知己者死”，“一間房間二本書”等等，其目的就是在要鼓动知識分子拒絕思想改造，讓沒有清除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发展。

李达先生在这次人民代表大會說：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是右派知識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右派分子的手法是阴險惡毒的，的確，这篇文章过去我初讀的时候，由于思想認識較低，也不知道他在放毒。

切，教授是教仆，學校是衙門，系主任是充數而已。並把人們分成三等，誣蔑积极分子，对于第二类人說成“明哲保守”者（中間分子）。

我認為刘景芳是別有用心的来制造人們对党的距离，挑撥群众反对共产党。這並不希奇，卅年前毛主席在湖南革命时，当时的階級敌对分子把积极分子、貧农罵成是“痞子”。

但是我們的党並不是輕視某一部份人和重視另一部份人，对那些能为人民服务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得到人民与党的尊敬。

毛主席曾說过：积极分子的作用估計是：他們特別努力，有更多創造，在工作中成了一般人的模范。

刘景芳罵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打击党的积极分子，而尽量争取他自己的“积极分子”，当有人訪問他时，刘景芳先来个政治审查。

思想上的兩面手法

右派大將章、罗等他們口头上是拥护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多年老朋友，而脚下却走的是資本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階級專政。

刘景芳身為教授，應負有教育培养下一代热爱祖国之責，可是他的二个孩子竟要杀毛主席。

(下轉第四版)



“亂彈社”到底彈了些什麼

常 弓

提起“亂彈社”，可能大家都還記得，雖然它生出來沒有多久就被夭折了，但是因為他們所彈的調子實在太不象話，當時就鬧動了全院，引起了群眾的反擊。最近，在反擊右派言論的鬥爭中，人們不禁又想起了亂彈社，想弄清他們到底彈了一些什麼？

問題本來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在幾次的討論中，“亂彈社”的成員們却想用各種巧妙的手法掩蓋問題的本質。他們否認自己有什麼目的，說只是一時心血來潮而已，並且責備別人為什麼都要追目的查動機，說這是“教條”，是“打棒子”。也就有人真的相信了，說他們只是胡鬧而已。既然是一時胡鬧，也就沒什麼好討論批判的了。

真的是這樣嗎？事實並不如此。我要問一問“亂彈社”的成員們：你們自己不是一再說所以成立亂彈社是要“招引棒子出來好玩嗎？”（他們把批評右派的人民日報社論，及校內反駁右派言論的文章，稱作“打棒子”、“棒子”），姑且不去分析這種動機的本質，但這總是你們自己嘴里說出來的，這不就是你們的動機和目的嗎？為什麼又說沒有目的呢？此外你們不是也共同商訂了一個成立啟事，宣稱要“象狼一樣的吃掉教條主義”嗎？這不就是宣佈了你們“亂彈社”為什麼要成立，你們要幹些什麼，不就是對全校公開宣佈了你們的宗旨嗎？難道這是別人強加在你們頭上，而不是你們自己寫的，自己貼出來的嗎？還有，從你們所寫的大字報可以看出，你們攻擊張柏生同志、諷刺“教條主義”，步調非常一致，能說沒有目的嗎？

總之，“無目的”之談，對你們已是不能自圓其說了。

那麼你們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招引棒子出來好玩”的意思又是什麼呢？是真心的幫助黨整風嗎？還是整“黨”助右派之風呢？為了使我們真正弄明白事情的本質，不妨回憶一下“亂彈社”到底是在什麼情況下組成的？“亂彈社”的成員們在整風的鳴放階段是非常積極的，他們提議組織，並且參加班里的鳴放小組。又提議改選班長及實習隊長，有的還提出要參加“競選”。總覺得鋼院太沉默，不如北大活躍，希望人大林希翎能到鋼院來發表演說等。對社會上，及院內那些大罵共產黨的文章，則在感情上覺得特別痛快……。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等三篇社論後，全國轉向了反右

派的鬥爭，我們學院也開始批判院內的右派言論，首先是劉景芳在兩次教授座談會的發言的發言。不料這却大大激怒了“亂彈社”的成員，他們對社論表示極端不滿和抵觸情緒，說這是“收”了，說人民日報是“棒子”是“打棒子”，說現在簡直是“棒子滿天飛”，“教條主義”。對批判劉景芳的大字報，馬上出了大字報來反攻說“不許侮辱教授”。對儲安平發言認為是善意的，“黨天下”就是宗派主義的根源之一……。總之，“亂彈社”就是在我們開始了反右派鬥爭之後，這樣的轉折關頭成立和活動的，這就不難看出所謂“招引棒子出來玩玩”到底是怎麼回事，能說是擁護黨、擁護反右派鬥爭的表現嗎？能說是和黨站在一起嗎，為什麼不把你們的精力用去打擊右派，而却招引棒子玩呢？這是什麼情緒？我說是對報紙社論及反右派的文章的一種反擊形式。

你們的啟事表明你們“要象狼一樣的吃掉教條主義”，你們要象狼一樣吃掉的“教條主義”是什麼呢？就是指的一切捍衛黨、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的言論。你們為什麼這樣的憤恨，這樣狠毒地對待你們所謂的“教條主義”呢？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它無情的打擊了右派。你們反對的是什麼，支持和保护的又是什麼，這不是非常明顯的嗎？

看看你們的文章是怎樣“亂彈”的吧！你們寫的大字報“得令令調”、“新官場現形記”，其中沒有絲毫有根據的事實及實事求是的分析，而只是對團委書記的諷刺諷刺和人身攻擊。你們借用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用小狗、母狗、貓崽、母貓來辱罵黨和靠攏黨、維護黨的利益的幹部，就是你們所說的攻擊“教條主義”，你們不去批判劉景芳的反黨言論，而是用“反對侮辱教授”、“反對扣帽子”對抗我們的“批評”，為右派言論辯解。你們社里的沈浪發表的“論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據問題”一文，通篇是對黨的侮辱歪曲，什麼“老干部就知道要錢”，什麼“不顧群眾疾苦了”，什麼“大量出現陳士美了”。他歪曲了黨群矛盾產生的根源和矛盾的性質。他為什麼要這樣歪曲呢？可見在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打棒子”的幌子下販賣的是什麼貨色！你們可能會說：沈浪的文章“本社概不負責”，你們不承認你們之間有什麼共同的目的，說是各有各的目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你們都有著較長時期的對黨的懷疑和

不滿，想借整風之機來“整黨”，但正是你們得意忘形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反右派鬥爭開始了，引起你們極大的反感，確實激怒了你們，因此異口同聲的喊出了“反對打棒子”，反對“教條主義”，要象狼一樣吃掉“教條主義”，這就是你們共同的“思想基礎”。在這一共同基礎上，你們聯合起來，組織了“亂彈社”。

誠然，你們的“亂彈社”壽命不長，也的確是因為你們組織的“時間地點不對”——因為大家的嗅覺靈敏多了，以致你們一露頭就被打了回去。不管你們活動長久與否，管你們用什麼“胡鬧”作護身符，人們是看得清楚的。你們並不是在“亂彈”，而是把矛頭對準了我們的反右派的報紙和院內的鬥爭，你們是幫助反右派，而却是散佈着右派文章；你們不反右派的人們發射子彈。你們的言論，並向和群眾的武裝。怪不得你們想解除黨的武裝，並不是“助黨整風”，你們說你們“亂彈右派之風”，其實，而是“整黨”助風。

可憐的，竟得這一比喻是非常恰當的。凡一動才這樣，你們又為自己辯護說，只是得是由於你們“幼稚無知”，這也是事實，我當的，但不學無術用在你們自己頭上是更恰當的主要根據。大家都知道，同樣一個問題可以有，為什麼你們看問題總是和人家不一樣？人家曲，而你們却表示同情和贊揚，甚至於參加在：害是制度的產物，是當代的才子呀！什麼“社會上的右派言論是如此容納你們的言論和言論非常憤慨，斥責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你們却把這種責難說成是“打棒子”，“教條主義”。人家在打擊右派；你們却要象狼一樣的吃掉“教條主義”。人家認為反右派的鬥爭是堅持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道路；你們却認為是“反革命”。難道這不是說明你們的思想感情、觀點和人家完全兩樣嗎？難道這僅僅是“幼稚無知”嗎？而且這種“無知”是不是一時的呢？不是的；如果你們肯于開誠佈公的話，應該承認你們在較長的時期內存在着對黨的懷疑和不滿。前面所舉過的一些奇談怪論，還在“再論”學習時，即出現過，在這次學習討論時，你們並沒有對這些論調懷疑，反而有所發揮，因此在整風及反右派鬥爭中，你們的一切表現，都不能用一時心血來潮和任何偶然因素可以解釋的。

奉勸“亂彈社”的成員們，面對現實，不要躲閃吧！虛心听取大家的意見，承認錯誤，痛改前非，尚為時不晚。

孫明久的右派言行

俄文教研組 一鳴

在“鳴放”初期，特別“積極”給黨員提意見的孫明久，在反右派鬥爭中保持沉默了。為什麼？他自己說：“過去我提意見太多了，太尖銳了，現在等着挨批評了。”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過去的言行。

點火會

整風剛開始時，孫明久和李治全一起起草了一篇稿子“俄文教研組太上皇呂貴麟”（呂是黨員），但嫌內容貧乏，於是靈機一動，假借整風之名，召開了十几个人的會，來充實這篇文章的內容。會議在孫、李兩人的主持下“順利”地進行了。在会上孫等挑撥黨群關係，歪曲黨的政策，醜化黨員形象，盡其污蔑之能事。同時還互相交換了情況：甲對乙說：“呂貴麟說你缺德”，丙對丁說：“呂貴麟說你最落后”，戊對己說：“呂貴麟想開會鬥爭你”。庚對辛說……，乙、丁、己等人聽說呂貴麟竟在背後“打工人”、“污蔑人”，於是就破口大罵呂，甚至還有人氣得跳起來了。顯然，孫、李的點火目的已達到。其效果表現在第二天工會小組會上。

只許我放，不許你鳴

當小組會上有人發表與孫不同之意見時，會場當時一陣混亂；甲氣勢兇兇地制止對方發言，乙高聲喊撤換會議主席，丙提高嗓子叫休會，丁……，會後還要給對方出大字報，說別人壓制了鳴放，因為找不到簽名的人，只好作罷。當他看到一鳴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後，馬上組織十人開會研究對策，結果大家一致地通過了孫的反駁文章，“一鳴同志歪曲事實，居心何在？”

右派言論

孫明久認為肅反是違反法制的疲勞轟炸，

認為今天在我們國家內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說黨團教育的結果使黨、團員思想硬化；說匯報制度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友誼，互相猜疑；污蔑積極分子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才靠近黨團，是假積極，污蔑黨員不學無術……。其言論詳見院刊第60期“我要發言”。

與劉景芳共鳴

孫明久的一些言論頗為劉景芳賞識，從沒身來往過的孫、劉，忽然促膝談心了。劉景芳聽說孫要求調動工作時說：在運動中不要作逃兵，要坚持到底，孫得到了鼓勵。

有組織，有策略

孫手下有幾個為知己者死的“士”，即基本群眾。除此之外能拉的拉，拉不住的就打，積極爭取“中間勢力”。開完大會之後，又開小會，不辭勞苦到處奔走，必要時還來個臨時碰頭會，出謀劃策，佈置在会上如果提出反面意見時，應即採取一致行動——退出會場，拂袖而去。

有計劃，有目的

俄文教研組有三名黨員，他認為其中一個是“飯桶”，另一個是“小孩”，剩下的（即呂貴麟）才是鬥爭對象，在這次運動中非拔掉呂貴麟這個眼中釘不可。呂走后，孫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其目的是要爭奪教研組領導權。

“大丈夫敢作敢當”

在群眾的壓力之下，孫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些活動向群眾交待，孫說：“大丈夫敢作敢當”，表現自己的英雄氣概，但事實並非如此，孫在会上表現是：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只羅列一些人所共知的現象，生怕觸及事實，這些並非“大丈夫敢作敢當”，而是敢作不敢當。偉大的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的“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句話送給孫明久是恰如其分的。希孫明久能夠實現他自己的諾言“敢作敢當”，真正地交待出一切言論和行動。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院刊98期第六版57.4班周波等四位同學的“幹部班是‘特權’班嗎？”的報道，其中“關於調換李梅英老師的問題”，說“我們認為由於教學效果太差，同學要求調換老師不是絕對不可以的，但問題在於業餘教育科這一決定如此突然，它在客觀上……”，我認為這一報導與事實不符。

李先生調換不是我科“突然決定”的，請看院刊75期第四版數學教研組容爾謙、朱元泉給編輯的信便知。不過那封信上說我“就簡單的用一張條子停止了李先生的工作”，需要說明。

當魏教務長通知我“教研組已同意李先生2.3班三角課由錢先生接1班仍由李先生擔任”後，我就給朱秘書打電話，內容：①請他向李先生進行解釋，免得發生誤解。②由下週起錢先生接課。這兩個問題，當時朱秘書都同意了後，我們才分別通知錢、李先生（通知內容見71期李先生文章）。這不能說成是我“簡單的用一張條子停止了李先生的工作。”教研組為什麼沒有和李先生談則我不知道。

李先生的調換，教務長曾囑我“要和李先生談談”，我未談，是不對的。  
業餘教育科 賈鋒

（上接第三版）

席，反對蘇聯。劉景芳不但教自己的孩子這樣作，同時在運動中，曾經以為可以利用青年學生缺少社會經驗的弱點而在學生中找同盟軍，但是事實證明這樣的手段必遭到大多數學生的唾棄。

我只談了這些問題，可看出劉景芳的言行與我們有着鮮明的對比。在新舊思想的問題上，我們同劉景芳沒有“和平共處”。我希望劉景芳做出徹底的檢查，交待還有時機，我們一定歡迎。